



明文授讀卷之十八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珮校讀

書三 雜論

與華修撰子潛論修史書

陸粲

得手書知奉明詔將重修宋元二史甚盛舉也粲也聞之君子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良史矣魏晉而下古意寢微然其辭之鄙近猥冗則莫有甚於宋元之為史者夫自孔子修春秋猶援據百二十國寶書馬遷為史記既紬金匱石室之祕又旁采群籍以就之

故凡有事于史，不先汎觀博取，而能成一家言者，未之有也。今二代之史，乃獨據其當時所謂實錄者云爾，而實錄所據，又不過諸家行狀碑誌之屬。行狀碑誌之辭，能盡善乎？是非善惡，能盡公乎？乃至全篇載入，不復刊削。如元史趙孟頫傳，曾祖某，宋某官，國朝贈某官，祖某，贈某官，父某，贈某官，直當時誌文中語耳。此類頗多，姑舉其一。又不問其人何如，凡階級稍崇者，輒爲立傳，其間直敘官職遷轉，而事蹟寂寥，如一由狀然。故其書卷帙雖數倍于前史，而文辭乃無一篇可與陳壽以下諸人爭衡，非但筆力不逮，亦以紀載

過繁，難于檢括，故也。其他紕繆，又不暇悉數。今必痛掃去之，自立機軸，先廣開獻書之路，求諸野史小說，雜傳記，詳覈其異同之故，準司馬公通鑑考異例，爲一書，使統體既定，然後下筆。大抵以正史訂雜書之繆，以雜書裨正史之闕。凡其人之碌碌不足傳者，事之瑣屑者，奏疏之冗長而空言無實者，皆略去之。期于繁簡適中，是非不謬而已。若祇用舊本，竄易首尾，姑以了事，竊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曾不若姑仍其舊之爲愈耳。然二書體大，自非在上者優假歲月，

無求速成而諸君子當事者能任爲已責不肯虛過
日時則未易爲矣。至其文體且當以平正通達爲主。
不必如今之爲古文者務爲艱深詭異之辭反使事
蹟鬱而弗明。此最大忌也。當聖明在上垂情述作諸
君子遭不世之奇會豈徒受大官酒食藉此爲陞轉
之計苟且塞責而已哉。兄何不與文升輩二三同志
以此意昌言于朝使二史之成追蹤班馬爲千載之
一快也。時難得而易失竊重爲諸君子願之。粲病廢
之餘棲伏林壑弗與世事默默久矣。偶感觸輒爲知
已者一道惟弗以爲迂而俯聽之且無使不相悅者
知斯言之出于我而重得罪焉。受賜多矣。

先夫子曰陸粲字子餘長洲人貞山文秀美平順

不起波瀾得之王文恪居多乃歐陽之支流也。私

子餘一字浚明嘉靖丙戌庶常以不揖張桂授工
科及張桂繼相子餘抗疏劾罷之及張桂再相請
貴州都勻驛丞遷永新令所
著有春秋鐫附注胡傳辨疑

與康德涵修撰論樂書

陸深

何補齋曰。今世詞曲與古樂同。此言有理。顧曲折細微。古今須別爾。何者。古樂主聲。詞所以譜其聲也。孔子所刪。刪其不合于管弦者。如素絢不錄。是已。謂之爲逸詩者。非也。惟聲最易亡。三百篇之聲。未及漢已亡。今特傳其詞耳。漢樂府名新聲。故詞難銓次。新聲又亡。至魏晉之詞。通解而聲又亡。後周得江左樂工。至隋唐聲又亡。唐詞多。今律詩而聲又亡。宋歌詩餘聲又亡。至金元。曲子盛行。今所傳者。南北調二聲。

明文授讀 卷一
在耳。謂卽此是古樂。深未敢信也。大抵古人審聲以選字。然後鍊字。以摘文。後世先結文字。乃損益律呂。以和之。去元聲遠矣。恐非古也。卽今詞曲論之。亦有聲意二端。聲一定而意無窮。凡聲急處。是欲趕板意。緩處。是欲合索。蓋有眼以度腔。調絲在指撥。遲速惟意。若明皇遲玉笛。以合霓裳。是已。是故聲傳節拍。意傳義理。此感通之妙。古今無二。謂卽此是古樂。深亦未敢信也。舊傳王粲張飛等作傳奇。俱含鍊鍛人才。意所以鼓舞人精神不倦。此却與詩之正變合不屬。

義理。宋儒所釋。正風變風。大雅小雅。是剩語也。深行旅疲憊。兼老病廢忘。漫浪及此。何當面質爲樂。願承教。

先夫子曰。陸深字子淵。上海人。舉進士。入翰林。至國子祭酒。其講章爲內閣竄易。上疏言之。左遷延平府同知。提學山西。浙江。轉江西。叅政四川。布政。入爲光祿卿。至詹事府。詹事。諡文裕。儼山文倣。歐。曾有明之正派也。

私記儼山弘治巳丑庶常

答何粹夫書

王廷相

邇者蒙示陰陽律呂管見多先儒所未發之旨教我
多矣。但所諭人死竟升爲陽而能神則不敢奉教。陰
陽終竟不能相離。凡以爲神者皆陰陽之妙用也。故
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人死魂升乃陰陽之精。離其糟
粕也。不可謂獨陽而無陰。大抵陰陽論至極精處。氣
雖無形而氤氲。焄蒿之象。卽陰。其動蕩飛揚之妙。卽
陽。如火之附物然。無物則火不見。示是也。故人死魂
升而能神者此也。執事乃離絕陰陽爲兩物。但恐陽

無所附著，不能自爲形體耳。望再思之。樂律與愚見同者亦多，中間如五音以宮商角徵羽爲序，又曰五音皆從詩章之音節，此其大不合者。五音節序皆人聲氣自然之節度，故宮而徵，徵而商，商而羽，羽而角，非一毫人力可以強爲者。宮商角徵羽，論清濁多寡之次序可也。謂樂曲音節之次序，恐非其本然之妙焉。五音在人，聲氣有定，而詩章之字則無定，故宮字本宮音也，使在第四字，則亦可以爲羽音而用之。商字本商音也，使在第二字，則亦可以爲徵音而用之。何也？爲人之聲氣節度所奪也。此二端者，樂律之大要。大本世之儒者不講久矣。漢之制氏徒能記其鏗鏘鼓舞之音，而不能言其義，又何足怪哉。陳氏之去二變不用四清者，皆不達于此道而臆說故也。兩山李氏以宮爲清，而黃鍾之管三寸有奇，此不足深怪。蓋閩人無喉中之音，誤以唇舌不正之音而妄爲之說也。僕往年亦曾有樂論數篇，以無佐史不得錄奉請教。俟後圖也。辰下漸暑，惟若時自攝，不宣備。

○ 答何粹夫論五行書

王廷相

廷相頓首栢齊先生執事昨承諭以五行之說舊與僕同今所見與僕異竊料執事之意似以為今是而昨非矣以僕觀之執事可謂中于世俗之惑反迷真而舍其故智將為不善變者也何以故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所謂甲乙屬木子亥屬水之說然亦偶爾定之即以為當年為甲子歲仲冬為甲子月冬至為甲子日半夜為甲子時耳不知經歷幾千百歲後人乃以五行分配之此半途

立論無所本始。始不待智者而後知矣。執事乃信然從之。豈非不勝于世俗之曉曉者。而遂爲此無稽之論。以附會于仲尼之道乎。迷真而舍其故。智非邪。且夫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內無不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爲木。明日爲火。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水乎。何春止爲木。夏止爲火。秋止爲金。冬止爲水乎。何土惟王于四季。而餘月土氣卽絕滅乎。執事試再思之。此理然邪。否邪。此論是邪。非邪。大觀真識之儒。不惑世俗鄙謬之論者。皆足以辯之矣。不意明達物理。

如執事推明孔子之道。如執事而反自失其真如此。使僕無復望于斯世之儒。豈不爲可歎哉。執事曰。但世之言五行亦有奇中者。故不耐何信之。遂爲說曰。如人本無姓名也。苟定其姓與名焉。他人呼之。必從而應之。氣本無金木水火土之名也。今人一定其名。則其氣隨而應之。謂氣有神應然矣。嗟乎。執事之迷。何至此極也。僕意執事欲附會于世俗之論。而不得。強爲此以自解也。不自知其陷于怪謬誣妄之歸矣。夫人也。氣成形體。而具神識者也。故呼其名而能應。

之不知五行之氣亦有形體如人之知識否邪依附
草木人言嘯梁如鬼物之作祟否邪不知甲乙之日
木之神氣主之而水土金木之氣遂能退避相遜邪
抑有所管轄分定而不敢越其職邪不知人定其名
彼何以自知其爲金爲木爲水爲火爲土而卽順應
邪此恐決不能然矣執事所謂世之言五行有奇中
者此何足異哉蓋多言而能中耳僕嘗謂不用五行
亦能奇中試以士人舉進士者十人僕據其文學體
貌而懸斷之指某曰後日官至某官中間屢歷平順

坎險隨意而道指某曰何如何如何指某曰何如何如
他日驗之必有三四中者且亦有一二奇中者何也
此皆仕人之所必有者若以爲白日飛昇則無能驗
之矣不中者人不傳之矣中者必傳之以爲神然則
假五行而奇中者何以異此大抵神道設教古聖人
卜筮之微意也然于大道無所闡蝕至于五行星命
範圍皇極等術足以壞亂仲尼純正之道不可一日
容之以惑世可也執事必欲求通其說而附會之何
其迷之至此極也望再虛心思之勿爲索隱之過幸

甚幸甚

識力所到不隨人俯仰

一派迂闊老考之論渠以五言等書壞聚仲尼之道則

朱子注中庸開章句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即

儒者但好而不端耳耳曰此并注陰陽五行等書理

豈能說易之理力有

議論極透快五行之說聖人持百驗日用之理參合易之

精故漢自伏生董仲舒大儒皆曰此明休咎如春變秋

冬寒暑生是固確有所主之息而土運乎其中此天地化

育之自然也張君輩曰此推變商君來歷代嬗變之運

已屬謬妄况百論人生禍福乎

與萬思節主事書

唐順之

承示途中遇險及當局冷眼之說足知新功甚慰甚

慰熱處冷得絕勝冷處冷得然險處惶惑原是易處

錯過不曾做得工夫也易論學每以涉川為說故曰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所謂終身之憂也吾友閒居少

過却是不曾抖擻提醒精神吾固預憂吾友涉川之

難今吾友自知之矣自此緊着功夫常常從危處操

心常如與天吳河伯對壘毀譽利害諸關悉與照破

即世間一切大川何所不利涉也先輩云聖人于困

險中有至樂于平安中却是有至憂然哉吾每欲與
大洲兄相會乃欲相與證明絕學非曆數之謂也然
曆數自郭氏以來亦成三百餘年絕學矣國初搜得
一元統僅能于守敬下乘中下得幾句註脚監中二
百餘年拱手推讓以爲曆祖吾向來病劇中于此術
偶有一悟頗謂神解而自笑其爲屠龍之技無所用
之亦嘆世無可語者近得來書乃知復有透曉如大
洲者在也一快一快但不知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
所不解者何所指耶豈所謂曆理者七政盈縮遲疾

之所以然如元史所載王恂李謙曆議及緣督氏革
象書之類獨能洞其精微是曆官祇知其數而吾輩
獨能明其理遂指此爲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耶蓋
昔者太史造曆旣已測定日躔盈縮月離遲疾去極
遠近渾淪得一天體在胸膈中而欲傳之形器之間
以爲曆本則是以數寸算子握住萬古宇宙轉運蓋
甚難下手此子長所謂太初曆旣已測候而姓與都
等不能爲算之時也古曆大衍爲精一行和尚藏却
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弧

明文校訂 卷十八
矢圓算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爲黃道黃道變爲白道者最爲圓機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曆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圓術頗在焉試問之曆官亦樂家一啞鐘耳豈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曉者蓋謂此耶若所指如前說雖極精微幽眇猶是儒生套子所指如後說雖若九九綴術乃是實得也煩問之大洲求一轉語見示當更有請教夫六

藝之學昔人以爲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曆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旣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真際也雖然今曆家自謂得其數矣今曆家相傳之數如曆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圓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曆經不留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挨牆

傍壁轉身一步倒矣夫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吾之所
以與儒生異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與曆
官異也理與數非二也數者理之實致用處也活數
死數非二也死數者活數之所寄也近見一二儒者
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者範圍
天地之虛談而欲蓋過疇人布算積分之實用不知
豈便吃爾蓋過了也後世儒生所論六藝往往而然
不特曆也大洲其于吾言有合耶否也楊子雲曰通
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通乎天地之曆

數而未必通乎身心之曆數者又一行守敬輩之所
以爲蔽也今未暇論也雖然所欲請教于大洲者其
大者百未一舉也而輒瑣瑣及此毋乃以我不知務
乎縱言至此一笑吾友欲吾舉曆家一二緊要語與
大洲印證如步日躔中盈初縮末限用立差三十一
平差二萬四千六百此死數也又如步月離中用初
末限度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此死數也曆家知據此
死數布算而已試求其所以爲平差立差之原與十
四度六十六分之數從何處起則知活數矣似此只

舉一兩件更不費辭也活數者如揲著求卦之初參
伍錯綜而陰陽未分者也死數者如卦畫已成之後
爲九爲六而陰陽既定者也

荆川曆學得之山陰周雲淵雲淵著有成書而荆
川于數論之外無他見也但怪荆川論曆曾不將
雲淵說起豈秘其所從得耶後來邢雲路作律歷
考本出布衣魏文魁之手雲路掩之爲已有然考
中所載曆議又竊之雲淵而不留其姓名展轉相
掩不可解也

與少司馬曾確菴論統部書

趙貞吉

頃爲著錄事邂逅之間率爾以書史相浼託又承分
惠廩餘對之含愧然錄書事不中止則此助不可辭
也夫僕少日已有此意矣鄰老復圖之知日已暮故
走欲速耳恭惟我公進輔聖明平寧四海使元元樂
生而他山有遺老焉垂白把筆日孜孜措拭簡蠹時
求新義以答來學豈非粧點太平之一事乎嗟夫道
之不明久矣世無正眼史失其職道術分裂紀述無
辨後生不見古人之全因仍俗學老不知有向上事

豈不悲哉嘗謂世無至治因無真才世無真才因昧
正學世昧正學因無正眼夫具正眼者紀述擇法之
人而史官之職也昔夫子之作六典也春秋其統也
書詩其制行也禮樂其藝志也傳具體于統而術藏
用于易此聖筆也舉其宏綱而百王之道同經世之
法備此之謂正眼司馬子長史世守史官欲繼仲尼
之業叙六家指要以見已制作之義卓矣惜其擇之
未精也夫周衰天生三聖以勞世仲尼也伯陽也子
羽也謂之天隸生以經世者也其任判其歸合者也

其徒紛紛而道亦流靡夫刑名儒家者流也陰陽道
家者流也縱橫墨家者流也今以其業之流靡者與
其人並列而爲六可乎于是班生增爲九流自後經
分專門業有百司法承千訣離而不合散而不收以
至于今矣此僕謂前人法眼未具之大畧也茫茫宇
內逝者如斯誰念之哉嗚乎小子何敢讓焉欲爲我
明增一斯文赤幟以摩前史之壘而奪其竈敢對敵
而稱無勇乎往者聖水寺中奉晤夜談語之粗具今
復舉畧而言之已于此際掃室落筆欲先造統部夫

統者子長以爲表鄭漁仲以爲譜朱仲晦書甲子于
每年上以爲繫屬于天丘仲深畫圓相書代號于中
以爲白之以進退其人諸史于此注意者妙矣某以
爲統者君道也天命之所在也曆數之所歸也九州
之所往也正朔之所自出也夫子書王正月大一統
也統不先正何以經世故其書先統夫統者圍而無
外之義合而爲一之名也有天統焉曆數是也有地
統焉九州禹跡是也有人統焉九州共主民所歸往
之一人是也夫天統無變更也地統有分合也人統

有正劣也自今年乙亥逆推而上至秦平齊始皇帝
卽位之歲皆書其每年之大餘小餘而定氣朔之度
與交食之刻于簡端焉謂之長曆雖赤叢焚臍青衣
行酒大壞極亂之代而冲漠之運未有一息之停故
曰天統無變更也堯命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是數
也氣歸于一人焉則代天而承統而天必與之以九
圍之地是其證也故合九州而圖一圓相以著于甲
子之下每代之上○爲地統焉夫地統本無分合因
人統有正劣而後有分合也何謂人統有正劣圍圜

之中著一畫焉○卽一人也一德也天命人心所歸
而正朔之所自出秦漢唐宋創業之君七制三宗守
成之主皆是正也然正不可常繼必有劣故繼之以
孛●一變而爲孛孛者太陽之戾氣人君失度之象
也孛必有逼而蝕者起故繼之以蝕蝕有四義焉●
●●上者母后之逼也下者后妃宦官之逼也左
者強臣勅狄之逼也右者權奸柄盜之逼也逼蝕而
不已必旣故繼之以旣●旣則書統亡矣夫亡者人
事之未定耳天道穆穆可得亡哉旣而繼以孛●以

孛卽孛之戾氣流毒而四溢也四海土崩羣雄戟立
而九州無主有雲擾草昧之憂有掃舊布新之兆天
命若定則復爲一如其未定焉則勢必分故孛後繼
之以分●自分而上至于孛皆稱爲劣夫均一統也
正者一而劣者五天人去留之際世運否泰之機皆
係于一人焉經世之主觀之可不畏哉可不念哉又
按有蝕未旣而卽復一者漢文帝是也以有臣也周
勃陳平
蝕旣而能復一者東漢是也以有君也光武
受赤符爲主
有食旣不可復合者故蜀魏吳爲分鳴

乎九圍不綱民將安仰昭烈雖賢史臣不敢先天而
與人以統 朱仲晦與之 蝕既而勢大合故元滅金取

宋而定一嗚乎九有已式民將安逝元雖外 史臣

不敢後天而奪人之統 丘仲深奪之 所謂因人統有

正劣而後地統有分合者此也乃予作統部之大凡

也此段本不當書以擾清凝而始事之際技癢不少

舟中取而觀之以發一笑惟冀寧養愛時赴闕遄發

功成而言讓標秀而容恭乾乾夕惕爲名臣之冠以

慰老叟遠道知己之思滿懷滿望

○ 與吳鼎儀論韻學書

彭華

辱同館從事偶及韻學足下退而以書見論破區區
之愚誠懇懇勤勤非愛深者其克爾邪朋友講論切
磨之道缺絕久矣不意復見足下也然所論終與僕
私指謬異請畧陳固陋夫有聲而後有字合字與聲
而後有韻書韻也者類其聲之叶者也使古韻盡存
則古人字音固可盡得矣古韻至魏晉時尚多知之
宋齊而下浸以湮滅然有博雅好古之士若唐韓退
之柳宗元白居易宋歐陽永叔蘇子瞻子由猶能深

考古韻而用之夫謂之古韻則古人字音與後人有不同明矣詩三百篇強半出于閨門里巷其所韻非當時語而何且一字而有兩音者如左右之類三音者如樂惡之類四音者如行與降之類古今人皆然何獨謂明鳴二字古人未必讀爲芒特釋韻時強轉其聲邪足下謂明鳴等字今人未嘗讀爲芒古人之音不應大相絕如此夫沈約距今纔幾時而今之韻于支與微之類合其二而爲一麻與遮之類分其一而爲二其不同已如此而况數千百年欲其一一如

自一口出得乎如今人讀服爲房六切而服之見于詩者皆當爲蒲北無與房六釋者古人未嘗讀爲房六也今讀慶爲丘正切而慶之見于易詩者皆當爲驅羊無與丘正釋者古人未嘗讀爲丘正也左傳以皮叶多坡以皮得聲則皮初讀爲蒲波切轉而爲蒲麋耳顏延年以羸釋施羸以狸得聲則羸初讀爲陵之切轉而爲亡皆耳莫之取義日在艸中也後人乃妄加以日字臺之取義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後人乃訛轉爲苔音若此者未可遽以一二數姑就足下

所及者而言之夫。古。今人不同多矣。試以字文韻語觀之。字自蒼頡。古文變而爲籀篆。又變而爲小篆。又變而爲隸。又變而爲楷。爲草。以今之草律石鼓之古。文。吾不知同邪異邪。詩自三百篇變而爲離騷。又變而爲五言。又變而爲七言。又變而爲近體。爲小詞。以今之詞律雅頌之古句。吾不知同邪異邪。凡古之禮樂制度。後世廢易殆盡。所幸存而未泯者。賴有載籍之傳焉。字之音韻亦猶是也。于今可見古人音考者。獨賴經傳中韻語耳。足下因古人之釋韻。非今人之所讀。遂謂古人強轉其聲。何溺于今而誣古人也。以意見而遂譏僕之張喙。何自信之篤而謬僕也。僕每觀足下默默自處。誠以爲無可語者。若僕環視其中。蔑如也。故每有所疑。輒以質于高明。夫豈好辨哉。誠惡夫坐井觀天。穴牖窺日者之自小也。惟足下不卻棄以僕之言。稽之古。察之四方。訊之一二博古之士。求其至當歸一之論。以賜教益。則幸甚幸甚。

先夫子曰彭華字彥實安福人禮部尚書其文嚴

整峭厲然爲人傾險不足取也

私記華景泰五年會元侍郎時曾入

○ 答李仁夫論轉注書

楊慎

遠枉書札下問假借之字有限，轉注之法亦有限邪？凡字皆可轉耶？走近注轉注古音一書悉之矣。然遠近諸君子觀省者，皆以尋常韻書視之，未有琢磨陶冶洗髓伐毛至此者。執事其有意于啓誨之乎？敢無以復。蓋轉注六書之變，自沈約之韻一出，作詩者據以爲定，若法家之玉條金科，而古學遂失傳矣。故凡見于經傳子集與今韻殊者，悉謂之古音，轉注也。古音也。一也。非有二也。韓昌黎多用之，方樊諸家注之。

曰古音也。至宋吳才老深究其本原，作韻補一書，程可久又爲之說，曰才老之說雖多，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而已。朱子又因可久而衍其說，云明乎此，古音雖不盡見，而可以類推。愚謂可久互用通用之說，近之類推之說可疑也。凡字皆有四聲，皆有切響，如皆可通也，皆可互也，則爲字爲音，不勝其繁矣。原古人轉注之法，義可互，則互可通，則通未必皆互，皆通也。如天之字，天忝舔鐵，是其四聲也。他年切之外，有鐵因切，是其切響也。其音忝舔鐵三音，皆無義而不

可轉。鐵因之切，則與方言叶故止有切響可通，而四聲不互也。日之爲字，有人忍任日，是其四聲，其音若音熱，是其切響，音若者，日出于若木，故毛詩之音叶之，音熱者，日本陽精而景炎，故楚辭之音叶之。今楚南方言猶呼日頭爲熱頭，是其證也。四聲之平上去皆無義，故不互也。又如應之爲字，應影映役，有平去二互，而無上入中之爲字，中腫仲竹亦如之。此類皆推之則窒矣。詩之叶音如易之卦變六十四卦，可變爲九千四十六卦，而孔子彖傳取卦之義者，不過訟

隨以下十餘卦蓋變而有義則取之無義則弗之取也考之易之象象皆韻而其所叶無異于詩詩十五國不同言語而叶音無異也楚遠在江漢數十里外而叶音無異于詩也漢人賦頌史漢叙傳楊雄太玄焦貢易林其取韻又何嘗異于易詩楚辭哉至于宋人則不然歐陽二蘇王介甫皆深于音韻而賢者過之自信謂四聲皆可轉切韻皆可通其所推衍枝葉出于易詩楚辭賦頌立林之外不啻十之五六如其說也則盡南山之竹不足爲其書窮萬籟之音不足

爲其韻矣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亦何取于古音哉大抵宋人之學夫于主張太過而欲盡廢古人說理則曰漢唐諸人如說夢說字則曰自漢以下無人識解經盡廢毛鄭服杜之訓而自謂得聖人之心爲詩文則弗踐韓柳李杜之蹊徑而自謂性情之真義理自然也至于音韻之間亦不屑蹈古人之成迹而自出一喉吻焉今舉其畧如園之音云鴨之音鷓貧之音便直之音竹求之于古則易詩楚辭所無也求之於今則方言謠俗不叶也如其類而推之則當以

呼天爲鐵名日爲忍矣可乎不可乎故予作古音畧
宋人之叶音咸無取焉爲是故爾近日宋學王相古
學休囚程文之士一經之家尊宋人比於聖人習語
錄謂之本領一聞有言議及宋人弱者掩耳强者攘
臂以旁搜遠紹爲玩物喪志以束書不觀爲用心於
內聽予此言能無夏蟲謠冰乎尚賴一二汲古之士
如執事輩此道尚不墜也執事又謂欲作一序見執
事之得才老之失慎也末學豈敢望古人而亦豈敢
與古人較得失哉但私心竊病才老之書多雜衆人

之作而於經典注疏子史雜字尚多遺逸其顯而易
見者如左傳之鞠音芎毛詩之啞音戲古音有在於
是特未押於句秒爾譬則綠殼之未裁麴蘖之未釀
也謂刀尺之餘爲綺麗而遺機杼杯勺之餘爲酒醴
而遺甕盎可乎予之所注詳於經典亦猶通鑑之前
編其汰宋人者猶文章正宗韓柳而下無取也一得
之愚蓋在於是亦使好古者勿惑於類推之說而自
取不類也其才老所取已備者不複載間有複者或
因其謬音誤解改而正之單問孤證補而廣之故非

勦說雷同也。或曰：子之古音遽之合昭韻，嘗取王岐公銘詩矣。下是猶一二，曷嘗不取宋人也？予曰：昭遽合韻，祖於楚辭，是以取之。用是見予非不取宋人也。不取夫宋人之不師古也。凡著書之大凡如此。近接月塢張子尤數數是書，予語以近世之崇古文而不知崇古韻，猶清廟之祀去簋爵而用杯盤，洞庭張樂廢葦籥塊桴而進琵琶箏箏也。亦必不稱矣。或時於賦頌用韻，止以意轉。小注一「叶」字，問其音解，瞭然不能答也。是不以為鉤深致遠之淵，而以為御窮劑急之府也。豈非宋人之說誤之哉？張子忻然擊節，謂子此言惟中溪可與晤語，惜也。間以山川阻以雲泥，何日明燭散帙，如對點蒼坐鶴亭時乎。臨書於邑。

一先夫子曰：楊慎字用修，新都人，翰林修撰，升菴文。一章古奧博而未嘗不化，既無北地之勦襲，在西涯

一之門別開生面，斯為善學西涯者矣。

私記升菴少師文忠公之

子正德辛未狀元，因諱大禮廷杖者，再斃而復甦。謫戍雲南，金齒衛投荒三十餘年，卒于戍。升菴七歲作擬古戰場文，有「日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青苔之骨」。

寄童內方修志書

王廷陳

僕於門下深託志氣，其合非強，赤壁一別，憂患相仍，兼之阻修，缺然禮問，顧我同人，豈有遐心。今知執事暫違供奉，展謁桑梓，乃敢致書門下，謝弛慢之罪，復有憤懣之悰，興伸於知己，幸毋惡其強聒也。去夏顧公以典都志事見召，僕謂斯事體大，宜得館閣載筆之臣，名家之彥，乃可持衡義例，樹幟斯文也。如僕纖瑣除籍，放誕廢業，衰憊候死之人，何可與此。使者至門，閉拒不內，作書辭謝，頗爲哀懇，而顧公不釋，徵命

屢至且牒責郡邑於是鄉里親知諸父兄輩皆謂東橋鉅公自童稚知汝違衆怒薦汝汝縱不欲預志事獨不可一往候乎不然郡邑當見讓其咎由汝非所以事尊貴答知己承邦大夫也僕不得已許之行然猶遲遲度中秋書且成可往耳比至其書果草創畢矣僕才不逮二子遠甚何敢高議得失破其堅自有所助益乎况僕私心祇欲如前所陳幸其既就而顧公乃以進書表見委又摘數事令僕綴之數言此外未措一辭矣僕每謂諸師儒曰書上必無署我名我

本無勞曷敢分譽但勿禍我此令親劉子所知也夫書之可議不但聖諭所云體例不合事實差誤而已而恩澤橫流薄譴而厚賚誠草萊之溢潤灰燼之驚焰也近聞東橋復有薦䟽而當道叅駁謂僕著名貪惡云云吁冤哉東橋果禍我至此也僕之免於狂吠者久矣而今一旦聞此聲也何爲而至僕哉僕自作吏及被廢以來積累累垢殊詭萬狀卽有智給未能縷數獨缺一貪耳而好事黃門爲僕補足不意晚路幸有此遭且卽書罪之瑕類難窮矣而乃根淵往事

造作新評、意在重錮密羅、絕繫出柙、而刮索未詳、指其所乏、是雖忍心點壁、而天下耳目其可塗乎、彼之爲此、豈以僕欲於此、因緣出瓜、覬攘腐鼠乎、嗚呼、誤矣、凡今不安擯斥、而思得振起者、亦自有道、僕上之不能矜飭名行、動流俗之譽、下之不能交結要津、工鑽刺之術、聞談官府、則如爰居聽鍾鼓、駭掉不食、或謂僕且復用、則如聆詛詈、恨不掩耳、蓋知其愚我也、一日之間、卧多於坐、每春夏之交、寒暑之會、徃徃迷卽候而詭晦朔、至家事綜緝、一委妻孥、所謂婚嫁已

畢、如我已死、無關世情矣、血氣漸衰、心知日寒、不敢思其所不及、人以文事見屬、則輦感竟日、百不一應、又覩近者觚翰之流、家驥人璧、欲應時改轍、則故步或失、若降心仍貫、則前薪見凌、故悉置不爲也、俗好通問、而僕獨尚神交、至於貴人、猶憚輕啓、此非索價爲高、自絕長者也、僕見今之刺謁楮幅、廣狹稱謂、重輕皆異、徃度雖在、親舊秋日進、則啓益恭、如是乃得省覽、否則必獲頓擲、然此在仕者、不得不然耳、僕以田夫而修仕者之事、則所不習、若恃其素昔新敬、不

加則虞頓擲不省以故欲作輒輟也干進者然乎此皆不欲違其所便強其不能示自廢之跡廣讒口之資庶幾得比散木保其天年耳昨赴承天旋檢敝笥冠舄漬莩家人粗爲理製強僕攝之僕臨鏡自嘲曰沐猴而冠然矣頃刻在躬則首足疾苦不勝拘攣山林之骨曷可移易又世俗喜足恭揖拱不辨委折率至地而僕要領木強極力效之不能肖每不稱施而不稱施則獲罪責不貫欲逃罪責則本性難強強不能久執事視僕心跡豈不然哉豈不然哉而今乃朋

此事被口語偶一念及如鮑魚在鼻鴟梟在耳又如魍魎在目忍之不堪報之無從也奈何奈何夫鍛羽之鳥病鶻之所窺也拆趾之兔蹇虛之所利也僕固下流易乘柔質可茹而彼也亦何足稱爪牙之利張搏擊之威哉雖然業已廁名其末而欲逃其咎苟不得知己如執事者而告之何益於人不聽祇以發笑而資嫉者之口耳外答東橋及陳大巡書稿附上以

初志

先夫子曰王廷陳字稚欽黃岡人由翰林爲裕州

知州皇甫百泉稱其與顧中丞陳監察書若嵇康
之絕山宰寄余懋昭舒國裳二劄卽楊惲之報會
宗君子讀而悲之此定論也

百家私記雅欽正德
丁丑進士有夢澤集

卷十七

○ 答葉慧生書

李世熊

僕年垂七十今日方讀足下一書也發端于周秦漢
晉之古文竟緒于今日之邑乘披華振秀絢蔚心眸
忘意篇軸如此擁爲百城卽千駟山龍棄如敗葉矣
媿僕不文舉猛厲朝氣方盈之歲年銷劇于科舉帖
括中濫竊時譽旣而賃耳傭目效爲古文于莊騷管
韓左傳八家之言無所不擬擬之似者究乃無一似
譬學書不成去而學劍又去而學萬人敵敵萬人矣
究乃不敵一亭長不庇一婦人則是學敵萬人不如

學敵一人也。故僕也窮老不能文，無以復足。下卽來教，非尚論古文，重論邑志耳。幸志旣告成，敢以大略就商。任昉文章，緣起不載志，始于班固，缺也。班書十志，事各爲篇，敘議錯行，頭訖井井，竊謂郡邑志宜倣之。若殘山剩水，斷錦零綺，錯雜登記，此胥吏簿書之體，無庸學士載筆矣。古之紀事者，子長因秦漢之言而爲記，孟堅因子長之言而爲書。今以寧之邑書，而從漢志，將安因乎？猶使鬼神輸運，樓閣憑空，亦泰難矣。卽海內志，鮮爲是體者，誠畏其難也。寧于何有寧。

自三國歷陳隋，至唐中葉，乃隸汀州。今開卷特書曰寧化，舊爲閩汀邑。後申之曰晉太康間，隸新羅，發口卽誤。奚問其他？若山川精爽，煥爛在人，昔之蘭亭輞川，固培塿在渚耳。今讀逸少摩詰之詩文，幾與洲島蓬壺頡頏，此非人誰能爲之？寧僅蛟湖靈隱哉。寰宇共識之，而寧之學士不能名其處。又安望孫綽之賦山，鄭元之注水乎？唐自中丞破荒，服習經文者將千年矣。今傳世無一卷之書，登歌無五七言之句也。鄭仲賢名風雅矣，南唐江表書具在，未可步左馬之塵。

也。且攷其傳國璽譜，自署曰榮陽鄭文寶，不曰寧化文寶也。豈釋褐後遂籍京華，竟忘首丘耶？今卽不知其子何名，丘墓何所，其先世歷爲州刺史者何氏，遂疑榮陽爲實錄矣。世家寥落而浮沉卑閑者，未聞英絕振奇也。卽使丘明寫生，遷固增其毛頰，又能飾混沌以娥眉，幻鹽嫫爲夷旦耶？中丞憂時遠引，是也。無故語人曰：吾祖子胥以忠諫而讒死，引喻不倫，強援吾祖此何爲者？遙遙華胄，固昔所唾笑矣。宋大觀戊子，非省試之年，旣無進士，又無特奏名，安得調官爲

司訓。孝廉兩修邑志，仍書其祖曰：登戊子鄉榜，任寧化教諭。科名旣謬，官制又訛，籍貫又缺，是不識其先也是安得。剡子爲之師，而名家免籍談之，誦乎此旣往事，近者微瘡亂民，墮城僇衿，掠大戶俘大吏，此國法所重，極也。或戒之曰：是其胤新爲貴，并行且督鎮事，雖實不可書，卽問何事乃可書。崇禎癸未，國蹙祚危，安有恩典。妄一男子，蒙面而號曰：是年我獨叨恩，贈父曰某官，贈母曰某人，或又贊之曰：是其人善事貴公，結津要事，雖虛不可不書，卽問何事不可書。執

義相格而謗書盈壁，惡聲溢耳矣。卽無崔浩之酷，竟騰魏收之穢矣。足下所謂一鳧之羽者，固九首之虺，所謂跬步之觀者，乃驗瓜之坑也。投緡遺纊，又何慮之早乎？夫錢十萬金，五百求載名書記而不可；楊雄、穆修高矣，而蜀人毫士原不失爲尚名之賢也。萬縑求誌，百鈔求銘而不得；韋貫之、胡石塘介矣，而裴氏子與羅司徒尚不失爲揚父之孝也。若夫圈虎欄羊，豕腹而蠶吻者，將攘臂而裂典墳，就溷而投囊錦耳。何知賢得而名彰，驥附而行顯乎？足下惜狙丘之亡

駒，僕亦笑甘君之饜蒙客也。甘都君以納客聞于東海，墨里東蒙生慕而過之，坐談橫塞不可究。甘君謂其侍曰：客有異饗之，必潔齊。于是肉致獾炙，鱮翠魚，致海鮪，朱鯨菜，致陽華之芸，浸潤之土，英和以陽樸之姜，招搖之桂，大夏之鹽，蒙生歛眉而不嗅，微嚼而不嚙。甘君怒然，勅庖人私矚之，則蒙生之徒方掘野鼠，捕蛇蛤生膾之，雜薺蓼芭菰而沃以敗漿，復採鱉虱，數升洩以溫水，臭聞數十步，熬五味，捲餅食之。蛇膾雜進，大嚼懽呼，庖人掩鼻嘔噦而反走。甘君聞之

蹙然曰。是以腹溷溝也。向者怪其談之逆鼻也。夫鉢心刺目。吸芳餐秀。而吐詞。亦簫翠土英之享也。必謂不如鶩虱與蛇鼠。則世無正味久矣。學士大夫立青天皎日。際風和景妍。面穀窗。涉文史。至則別芳臭。辨甘辛。與東蒙生無大異。則其沒而在冷風涼月。荒阡索塚者。諒無歎息之聲焉。必也。何者。墨里之業識。墮沒黑穢獄中。俊頑人鬼。固一趣也。足下不爲生賢關。天日之光霽。而爲沒鬼慮風月之淒零。不已過乎。僕窮隱鬱陶。目不覩物。口不宣喉。離騷孤憤。雜出筆端。

如潢流奔溢。固能蕩滌腐齒。亦使魚龍拂鬱。書成而自笑者。再旋不自慰也。慰諸修宅。初欲撤朽增新。旣而構樞榱桷。無一可用。遂復剏更舊制。與堂軒檻。曲池層臺。戶回徑復。宅嚴整矣。顧其中陳設無鍾簠鼎彝。侍列無盛鬚曼睩。坐客無鄒枚。應劉。架插無二京三都。擁此渠渠。得毋自笑措大乎。獨有一善。灑掃庭內。肅客謝客。曰。此非鹿圈羊欄也。非蓬醜而食之社也。非牧猪奴戲博之場也。卽蕭寥其居。亦可養廉耻。芽智慧。謝毀瓦畫墁之譙矣。他日足下驅車過之。則

息行窩焉將不以爲陋也。或又撤而剏新千萬間。大庇天下士。則尤所望于造鳳樓之大手也。老悖率懷。語無遜擇。旣不能稱引三代秦漢之遺文。徒拾闕闕。獻酬學堂掌故之塵談。以塞明問。惟寘狂夫之言。而無討焉。且卒教之。幸甚悚甚。

先夫子曰李世熊字元仲汀州人其文劉軻沈亞

之之匹劉子威遠不及也。百家私記先生與先夫子聞聲相思曾有書

與寒支集來寄年九十餘近聞有寒支二集去年曾托漳州別駕范周六尋覓尚未見寄跋予望之

與朱貳守論稱謂書

霍韜

家人回謂執事怪生於拜帖不書治生而書侍生。疑若傲慢不敬者。此蓋執事未諒生之心。而區區之情。亦有未徹於執事故也。生於衣冠士類。未嘗敢慢。况於當路君子。乃敢傲慢之乎。且傲凶德也。君子不加諸身。况敢加諸人乎。况敢加諸當路君子乎。執事宜諒區區之心矣。生於拜帖。惟巡撫則稱晚生。或稱職方主事。若巡按兩司列位先生。則稱侍生。於江老先生。則稱門生。同年則稱年生。未嘗有稱治生者。是豈

傲慢列位君子鄙見蓋以近世諂瀆成風士氣卑陋勢之所在則望風拜塵心有所求則俛首喪魄下以此事上上以此責下上下交相凌諂而士風喪矣夫天下之治亂係士風士風淪喪望天下之治可以復古不亦難乎故不自揣力量之不足竊欲與諸君子共敦古道云爾故稱侍生不稱治生禮也非敢慢也夫治之云者馭而馴伏之云也可以施諸百姓而不可以加諸士大夫侍之云者交相敬事之云也可以施之同儕而不可加諸降等生與列位執事同爲帝室公臣可以交相敬而不可以交相馭也故稱侍生禮也非敢慢也或云士夫於父母衙門稱治生例也生謂古者封建法行故列國各君其土士大夫生其土壤雖聖如孔子亦敬其國之侯伯如父母禮也今則封建變而郡縣侯伯變而守令輿圖萬萬里有齒有髮有血有毛共仰皇極孰敢有貳故我皇上天下父母也天下臣庶共宗共戴孰敢有貳若鄉邦士夫又稱鄉邦之守令爲父母是天下有貳也非別嫌明微之道也晚唐之季節度使擁兵專地貢賦不入裨將悍

卒知有鎮將而已，不知有唐室也。爾時豪傑生其域中，雖欲勿謂節度使爲父母，不可得也。今天下一統全盛，非唐季比也。若吾輩衣冠士類，而又私相爲父母，以涉二尊之嫌，是乃所不敢也。非敢慢也。且謂之治者，我得而服屬之者也。謂之侍者，我得而交游之者也。執事爲政，設遇孔子，有得人之問，則將以所得服屬者而對乎？抑將以所得交游者而對乎？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蓋以古道敬齊王也。生自謂不敢慢當路，蓋以古道相敦，非所以爲慢也。若執事便道

畫錦遇鄉邦守令，亦以是禮處之。是乃執事所以敬當路士夫相遇，一以禮而不苟，豈復有非辟之于也乎？此實士夫居鄉之達禮也。非一人之私也。昔者生之在部也，見百官謁吏部，則曲躬鼠拱，投刺用摺帖。見科道則屏氣，生每喻之曰：官爵之與死生孰輕重焉？雖死猶不可如是。况於保官爵，又語吏部之相厚者曰：若輩受人躬曲奔走，受人非禮諂媚，皆非人也。若能居千年吏部乎？豈可偶握熱柄，遂使人盡喪良心也？當時雖有嫉生之言者，亦有謂生言是者。凡若

此者、生豈傲慢吏部、亦欲以古道相期也、執事心古而行淳正、生所欲與偕行古道者、敢布其腹心、惟高明察焉、無以爲慢、兼告貴寅列位先生、勿訝生爲慢、極荷極荷、

明儒學案曰、霍韜字渭先、始號兀厓、後更渭厓、廣之南海人、目有重瞳、始就小學、卽揭居處恭三字于壁、力行之、日誦數千言、一二年諸經皆遍、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歷官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敏、先生以議大禮與張桂俱爲上所寵、眷然張桂賦性傾險、仇視不同議之人、先生舉動光明、于不同議之人如豐熙、楊慎、徐文華、唐樞、陸粲皆極力薦舉、其所論列動關安危大計、在吏部銓政爲之一清、在禮部南中體統肅然、風俗爲之一變、爲舉主不認門生、居鄉不書治生、直行其道、今與張桂並稱是爲所掩也、

答黃子潤論字學書

周容

接三月日書不棄朽廢垂問字學詞旨謙挹何過也
夫字學有時字學有位今足下妙年駿姿有其時矣
雖未奮迹雲上而父兄主政淨窗明几無有冗溷昔
賢畫荻種蕉視等霄壤有其位矣幸以楚越之隔咫
尺燕市且不棄朽廢時垂存注僕安敢外心知已不
以生平甘苦進之足下僕少承家大人指授又時未
喪亂故藏晉唐石本長而出遊與金沙于公治江右
王于一三山林異卿許有介諸君互相講發稍悟用

筆蓋用筆而不爲筆用也懸一身之力以聚于臂懸一臂之力以聚于指其用管數寸如桓侯矛朱亥椎尉遲槩久之機生臨池得樂然不能耐飢自驅捉刀爲人酬應書牘箋奏扇冊綾楮動輒溢架務取捷給以撥目前傍客褒刺不相痛癢主人狎視出入漠然若曰吾名已成尚奚資是聊用慰答羔雁光澤金幣耳于是每一搦筆三念爭集一自恨恨以伸升之備奪伯鸞之志一自媿媿以文翰之貴效輿僮之役一自傲傲以江淹之故拙爲簡兮之萬舞愧則神縮縮則不能養氣恨則中滿滿則不能小心傲則意輕輕則不能審勢以此日月相馳心手互滑如王謝子弟失勢雖復自爲矜貴未免頽然放矣嗟乎嗟乎僕尚何言字學哉尋常自念得借一年閒晏退就林園日遠塵滓靜對古人然後收拾魂魄洗慙筆墨勒急于緩酌輕于重庶不負家大人指授耳但此日胡可得乎行就老矣誰可告語茲幸值足下不棄朽廢殷勤垂問且昨見汪友篋頭摹聖母一面甚覺縱橫特嫌結體微涉判押欲去此嫌全在誦讀誦讀久之精神

淡漠從此學書浮厲自去來書所云針砭在此至云
別有祕受則絕無之祇想右軍從獻之背來取筆不
得恍然可悟僕朽廢無似併此失之又復慨嘆晉唐
以來率皆帝王將相華胄高門否亦方外託迹不受
物縈罕有隱約單士能以字鳴豈非用物可易則用
心可難故曰筆成冢墨成池不是羲之是獻之在足
下努力而已龍井帖附去然不可從此入手恐其佻
耳

明文授讀卷之十八終

明文授讀卷之十九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百家校讀

書四

國是吏治
持正交游

與中丞劉養和書

王九思

車從過鄆獲侍左右幸甚竊見憂勞百姓形諸顏色
所過咨訪下及芻蕘嗟乎憂國如家愛民如子久以
爲不復有古人矣乃今忽有之此昌黎韓子喜談而
樂道之者况不肖乎自奉別至於今踰期月矣竊伏
自念高明不以九思不肖納爲知己詢以今日之務

之最急者、當時倉卒未及陳對、乃今有懷而不以告、是負知己也、故敢以書上、亦韓子所謂惟愈于執事、可以此言進者、惟高明察焉、高明按臨郡縣、輒進鄉老、詢以民瘼、昨見鄠中所進見者、多市井賈人、不諳政體、或以一人之私、或以讎家之故、率爾發口、自不知非、此高明親與聞睹、不容以或誑也、不肖以爲度諸他縣、想亦不遠、雖然、此就其無益於事者云耳、卽其所言多切於弊、而高明行焉、而行者或非其人、竊恐高明之勞日甚、而無益於下也、雖然、此就按臨之地云耳、卽其所言多切於弊、而高明行焉、而奉行皆得其人、而有益於下也、全陝七八百里、能徧臨而月與之臨乎、此勢之決不能也、不肖以爲今日之急、莫如擇人、古法有云、朝廷任吏部、吏部任監司、此天下之勢也、而一省者、天下之準也、故今全陝之地、兵馬在都司、錢穀在藩司、獄訟在臬司、而府州縣則承接而行、而規畫布置、則巡撫臺也、高明於此將何爲邪、規畫布置而已耳、任藩臬而已耳、擇府州縣吏而已耳、雖然、藩臬人少而多賢、其任之也易、府州縣吏少

賢而人多其擇之也難惟其難也故近有密切訪察者焉不肖於此不能無疑何也其訪察也寄之何人乎使其人果君子也必能公其心以事其上矣萬一錯繆于十人之中而誤一人焉竊恐九人之得不能償其一人之失也况其多乎况不公其心以事其上者乎今日之急莫若於府州縣吏每府書一方冊置之坐隅分命藩臬及各道守巡留意訪察親見賢否從公揭報高明不負天子藩臬諸君必不忍負高明也既得其實已其上而可旌與其下而可黜者則亟

爲之其向上而未久者勸勞之其未久而志陋者姑罰之使其驚焉而知悛也若夫中人之資固無異才亦不廢事此其最多者則戒飭之使各勤其職焉于一省府州縣吏不下數百人覽之則在目中憶之則在胸中不假下人訪察而賢否可知不勞親問百姓而民瘼自息一人家有一都御史蓋有所恃而不恐一官府有一都御史蓋有所畏而不敢高明於此又何爲耶亦惟總其大綱去其大惡以收其成效而已無復多勞也多勞則病損千金之軀以貽高堂之

憂可乎、不肖于高明爲通家兄弟、父子辱知愛于門下甚深、是故敢以此言進也、異日高明坐于廟堂之上、佐天子進退百官、倘不迂不肖之說、推而行之、則天下其庶幾乎、惟高明留意、幸甚幸甚、

先夫子曰王九思字敬夫鄆縣人翰林檢討降壽州同知牧齋謂漢陂之文粗有才情沓拖淺率續集尤爲冗長按對山漢陂與空同同變文體而其文絕不相似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書 張居正

往丈起山中、不一歲而躋九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一至者、以丈素有超世之識、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爲能疏附後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以教僕者、則亦未越於衆人之見、而與僕之孤耿大謬也、丈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傳應禎爲太過、恐失士心、後書謂救劉臺爲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以相比、今海內簪紳之侶、投柬於僕者、十九爲此言也、然皆衆人也、豈意有超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危之

心而所見乃亦止此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撓，彖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爲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幼主，而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自隆慶以來，議論雖多，國是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

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頹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爲異說，欲以抑損自育，批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爲失士心，誤矣。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惜乎。至于潞公之事，亦復不倫。蓋潞公所事者長君，而其出處去就，未必係宋室之安危。子方狂妄後生，獨持饋錦一事，以議論前輩，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潞公得以包容之，僕今所處何時也。主上舉艱鉅之任，付之於眇然。

之身。今權璫貴戚奉法遵令。俛首貼耳。而不敢肆狡強。獻琛修貢。磨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淺哉。彼讒人者。不畏不愧。職爲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爲謀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劊刃于僕之身。又無所污。鱗而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竦動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于上耳。賴天地宗廟之靈。默啓宸衷。益堅信任。不然。天下之事。豈不爲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以痛恨於忌者。蓋大舜疾讒說之殄。

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以安僕也。以安社稷也。離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僕所以懇懇救之者。蓋以仰答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爲沽名之事也。而丈乃以潞公見諷。誤矣。僕一念爲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要之欲成吾爲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我爲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又一偈云。高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噴。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不知此機乎。夫士屈于不知已。而伸

於知己。今海內縉紳之侶。爲此言者甚衆。僕皆遜而謝之。乃於丈曉曉不已者。以丈有超世之見。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者也。讀禮有暇。試一思之。倘再會有緣。尚當刮目相待。

此老胸中真有利刃

○答堂翁楊大洪問去留書

黃尊素

前日進見某進言於堂翁。以爲在今堂翁唯有一去。堂翁躊躇未決。又復令李道長仲達過某以決之。從來奄宦之禍。小臣擊之。其害止于一身。大臣擊之。其害及于天下。彼以小臣無所輕重。故其致怨也淺。漢唐以來。朱穆、李渤、范祖禹之屬。論奄人者。累累往往。無事若爲大臣之所不容。彼誠知犯天下之怒。計畫無復之。則必逞于一決。此竇何以至。王涯、陳希範、血禁庭。每相望也。然大臣擊之不勝。而身退。其禍緩。不勝而

身不退。其禍亟。彼既仇大臣。則勢不兩立。視大臣之進退。卽其身之安危。故其謀亦有緩急。蕭望之之自殺。身不退也。韓文禍止。落職。由身退也。今堂翁倡舉朝之人而擊之。旣不勝矣。而且杖萬郎中。杖林御史。以示太阿之在握。其勢駸駸乎不止也。堂翁能以一掌堙江河之下乎。堂翁曰。除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如死而有益。亦是不妨。皇天后土。實聞斯言。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氏家法。本是平常。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當此之時。有一毫畏死之心。固爲非道。卽有一毫求死之心。亦爲非道。君子不顧成敗。未有不顧出處者也。且今之時勢。亦與往事不同。旣無文宗之密詔。又無遂菴之內應。徒仗單言正色。以回天聽。而力已敗于魯縞。總使在朝。更復何益。然堂翁之所以徘徊兩岐者。無乃爲同志之牽挽乎。其間亦有二端。一則不著痛癢。猶是承平熟套。言進而不言退者也。一則以玄黃勝負未分。尚欲秣馬厲兵。賈勇恃衆。豈肯聽堂翁之去。自仆旗鼓。是故堂翁去留。當決諸已。若與人議之。必不以去之一言進。

也。某之所見如此，不敢不詳。

止魏廓園劾魏廣微廟享不至書

黃尊素

去年兄月下見過以南樂廟享嫗蹇將出疏糾之弟
勸年兄尚須再思年兄不以爲然夜來展轉不寐有
不得不言者夫君子小人之品判若黑白君子小人
之名淆若朱紫其淆也能致天下之亂其判也亦能
致天下之亂廟堂之上君子指小人爲小人小人亦
指君子爲小人人主無知人之明使君子小人並進
究則進者唯小人而已小人進而天下有不亂乎小
人雖與小人爲朋亦未嘗不欲與君子爲朋小人但

惡其礙已者亦未嘗以其爲君子而惡之以其爲小人而好之而以小人之名顯也勢窮理極爲君子之所不容彼始不暇避小人之名國狗之弊無不噬也而君子之禍烈矣爲君子者亦量其力之可以有爲彼有可決之勢則正名以告天下而小人危若小人之勢焰方張君子之營壘不固則君子小人之名無徒過爲分別使小人各懷廉耻之心其禍可以少衰所謂抽薪以止沸也南樂以奄人之力入相惴惴唯恐人知居恒猶以故人子事高邑此小人之包羞者也吾黨日下事勢土崩瓦解大禍且在旦夕亦無少衰其勢奄人卽欲有所發舒外庭猶得以名義一線支持其旣倒之狂瀾一經論列則南樂之羞不復可包使其顯顯與君子爲難彼依艸附木之精魂不戒而孚皆公然爲青天白日之魑魅矣在昔劉瑾之亂成于焦芳今二魏之交過于劉焦吾輩其何所稅駕也年兄以爲進不能濟國是退亦不失爲名節亦思李固機失謀乖猶遺梁冀書望其復濟君子社稷之念重于名節耳年兄其細思之

先夫子註魏忠節卒勳之廣微遂將紳縉便覽於
姓名上重者三點次者二點又次一點約六七十
員目爲邪黨又手書所欲大用之人五六十員各
加三圈二圈有差目爲正人密付逆奄逆奄一一
依行此見酌中志略向若忠節從先公之言天
下之禍不如是之烈也莫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
耳千古一轍讀之祇增流涕私記南樂之父魏允
貞與趙儕霍俱屬東
林好友故書中云猶
以故人子事高邑

寄陸五臺先生書

袁黃

古者民犯罪惟原情而斷無定法也律之興自三代
之叔季而大備于唐我朝之律實因唐律之舊洪武
三十年始頒行天下弘治十一年增修其例以輔律
可輕不可重也嘉靖二十九年再修之萬曆十三年
三修之矣生曾奉書漸庵先生謂舒公所定之例未
可據爲典要非疑其不合法也疑其泥法而失制律
之意也如謂律之意止于任法則篇首具五刑圖足
矣何必備列諸禮圖乎唐律釋文云禮者民之防刑

者禮之表、二者相須、如口與舌、真確論也。高皇帝太
明律序云、明禮以道民、定律以防奸、大都禮刑其初
一物、出禮則入刑、固將以制民爲義、而非罔民爲厲
也明矣。又天下之事、備于六曹、今特列名例律于六
曹之首、斯何意哉。人生大倫、名義爲重、世道相維、名
教爲先、以名義名教爲例、此非俗吏所能窺測也。試
檢名例條目、如八議以禮去官、老幼廢疾收贖、親屬
得相容隱、犯罪存留養親之類、皆從寬不從刻、悠然
有與民並生之意、撥亂世反而之正。孔子急于正名、

而刑之一事、則尤貴名不貴實、傳曰、君子耻之、小人
痛之、痛之不若耻之、故用實不若用名也。一部春秋
所以誅亂臣賊子者、何嘗用斧鉞哉、不過以名爲例
耳、斯意也。惟先生與漸庵知之、亦惟先生與漸庵能
行之、漸翁在北、而先生在南、此千載一時也。誠得博
考羣例、推明律意、編一書獻之天子、行之天下、以養
四海和平之福、行見陸李二先生、世世子孫食厚報
無窮矣。書曰、罪疑惟輕、又曰、寧失不經、蔡傳謂二者
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法、乃宋儒之謬也。天地之大德

曰生而聖人以好生爲德，法必如是而後爲至公，亦必如是而後爲至平，所謂帝德罔愆者也。故嘗妄謂康誥曰：呂刑乃用刑之軌範，舍詩書而談法律，必不精矣。太史公亦謂刑名之學源于道德，舍道德而談刑名，安知所謂刑罰之精華乎？先生向入銓部，生嘗妄評人物以獻，今復論刑法，極知涓埃之微，無補海岳，而一念忠愛獻納之誠，則有皎如日月者，因敝門人來，便附布欵欵之愚。

○與王四來書

袁黃

辛丑聞老弟登庸之報，甚喜。甥孫錢天胤回，又傳致惓惓相念之意，甚感。及榮任大梁，欲覓一便寄片言，不可得。茲緣劉春元來，附布寸忱，足下刑官也，周易論刑之卦，率皆有離，惟中孚無離，說者謂上下四爻皆實，中二爻獨虛，其象肖離，故亦論刑。然則用刑蓋貴明哉。明不在耳目，推測在盡心耳。如問一獄，其罪同，不可同用刑也；須審其情，固有罪同一律，而其情天地懸隔者，豈可草草，卽情同矣，亦不可同用一刑。

須審其人、人之強壯者與老弱者異、慣受刑者與不曾受刑者異、倘不察而槩刑之、刑之而強壯者無恙、老弱者不能勝、是一得笞罪、一得死罪矣、卽人同矣、亦不可同用一刑、又須審時、大寒大暑之時、與溫和之時、刑不可同、清晨虛腹、夜間百脉俱寂、與日中之時、刑不可同、卽時同矣、又須審體、同一體也、先刑上體、而後刑下體、則氣血奔于腰脊之間、易散而無恙、先刑下體、而後刑上體、則氣血奔注于心胸、多致不救、故刑罰至粗也、而有不可不盡心也、夫子曰、不教

而殺、謂之虐、今之民、失教久矣、卽使刑真罪當、皆虐政也、豈可不知自反、而專忿嫉于頑乎、各官考語、須早早完報、不可遲悞、但當以保全善類爲主、聞人之善、當據其事而亟爲贊揚、聞人不善、須量其心而細加辨察、昔孔子親見顏淵啜食、而回別有故、是已之眼不可信也、曾參之母、聞參殺人、而事則未然、是已之耳不可信也、已之耳目且不可信、况一時之誣謗乎、今各州縣賢否甚繁、不能徧察、不得不寄耳目於下人、以愚夫而持智士之衡、以不肖而評賢豪之行、

宜其十不得一也。至于查盤，不在多問罪名，以申冤理，枉爲重罪，果真也，亦須至誠惻怛而矜憐之，如情未真，卽多方開釋之，從刑罰之中，而能爲王氏子孫種無疆之德，上不濫朝廷之法，下益培祖考之仁，此僕之所有望于老弟者，向非勇往力行，猶不得謂之邁種矣。新刻二種呈覽。

仁人之言

復保寧李太守書

羅倫

屬書，惠以懷賢事屬倫記之，甚盛舉也。僕敢不祇命，獨其中有可辯者，不得而默焉。夫古者國祀賢於西學，鄉先生歿，祭於社，皆以勸也。此爲治之大本也。舍是而求治，猶倒植而求茂矣。後世此意不講，上之責於下，下之應乎上者，簿書期會之間而已。欲求善治得乎？迺君獨有此舉，必非從事虛文，以邀一時之譽者也。其志可尚矣。獨其所謂賢者，則有可疑焉。君殆未之考也。夫古之賢而列於祀者，必其道德之尊，名

節之著，事功之隆，足以爲後世之勸者也。徒有名位者，不得而與焉。此聖人之法也。按堯叟堯咨並舉進士第一，堯佐亦登甲榜，堯叟仕宋真宗，位至宰輔，契丹入寇，請幸成都，當時若非寇準社稷危矣。其後又傳經義，附會天書，致天下爭言祥瑞，卒壞一代治體。而宋以此亡，其爲人如此，而可以爲賢乎？堯咨雖無可考，然入爲學士，出補名藩，功不槩見，乃精於弧矢，自號小由基，致母擊之，金魚墜地，則其不賢亦可見矣。獨堯佐治郡，所至有聞，雖韓魏公言其非輔弼才，相業無大可觀，然朱子錄其言行，列宋之名臣，則兄弟中之賢者，此殆庶幾也。三公之賢否，章章如是，今乃槩以爲賢而懷之，又從而祀之，可乎？若以其爵位科名，足爲是邦之重也，則如堯叟堯咨者，皆不忠不孝之人，丁謂王欽若之流也，其一世之富貴泯滅漸盡，適足以貽不令之名，而重爲是邦之辱也，何取以爲勸哉？若以爲修前人之廢典，則彼吳昭夫者，獨以將相名其堂，而閭蒼舒之記，其語詞輕重之間，亦未嘗槩以爲賢也，惜其不能辯而正之耳。自今日觀之，

則彼二子者亦見人富貴而動念垂涎者也惡可重
踵其失乎三公之子孫傳在穎汝間未知是邦有否
也若以爲廢而去之或傷孝子慈孫之心則禮有之
先祖無是善而子孫譏之是誣其祖也所以百世不
能改也子孫且不可誣其祖况爲守土之官而誣其
邦之先臣乎且太守舉事以大公至正定後世之勸
懲子孫固不得而與也余嘗過呂惠卿蔡京之邦矣
問其子孫無一認以爲祖者至其邦人亦羞道之堯
嬰之邦人與爲其子孫者獨無是心哉質之禮義無

一可者君其從吾計與當撤二公之像沈之於江專
祀文惠更三陳爲文惠書院其懷賢者祇以懷文惠
之賢也二公雖不能從父母之教而其父母固以忠
孝教之矣別於文惠祠後爲正堂像秦公燕國而祀
之使是邦之人爲子者知必從父母之教而爲父母
者亦知所以教其子也則善矣昔鼻亭祀象千有餘
歲薛伯高由刑部出刺道州卽撤其屋墟其地柳子
厚稱其得化人之理楚俗尚鬼且久伯高一旦去之
明者稱快至今况此事自君起之自君廢之固易易

也。新一代之耳目。定百世之是非。在此舉也。君其無疑。僕尚當執筆爲君記之。

斧鉞九原

答毛憲副

王守仁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是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與之爭鬪。此自諸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

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魍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魍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劉一丈書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卽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餽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卽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拒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卽門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卽出見、立廐中僕馬之間、惡

氣襲衣裾、卽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卽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鷄鳴、卽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耻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殿中、幸主者出、南面名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

固請、然後命吏內之、則又再拜、又固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卽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我且虛言狀、卽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卽經年不往也、問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福哉、以此常

不見悅于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此、得無厭其爲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于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卽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描寫逢迎之狀如畫又 先夫子曰宗臣字子相

與化人提學副使其文雖無深致而方幅整齊私記

子相嘉靖庚戌進士年三十六子相與李于鱗王元美徐中行謝茂榛梁公實有譽當時所稱五子

實六子也已而李謝交惡遂黜謝而進吳國倫又益以余曰德張佳亂則所謂後七子也先是弘治中李何徐邊輩亦稱七子收齋曰輕材諷說之徒盱衡相告一則曰前七子一則曰後七子言之不慙流傳于後致謂秦無人也

與趙浚谷中丞書

趙貞吉

慕公踰二十年、僅爲趙州風雪道上倚馬數語、旣已
不堪其渴思矣、別後復踰一紀、始得聯榻信宿於涇
源之上、爲慰如何、然而中心欲講說、并其躡屩登臨
之興、非信宿可能盡也、竟以此際別去、若憇然者、鄙
人識淺、實有顧後之防耳、惟公能鑒之、公以其爲怯
耶、頃領順慶人齋到華翰、并佳集、書旨皆戒僕之留
意、禪宗者、夫僕之爲禪、自弱冠以來矣、敢欺人哉、公
試觀僕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

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
論比也。吾性中有十八陰界，戕亂我靈明，賊伐我元
命。卽如我華旦國之北，有一部韃靼，種落日欲蹂踐
我疆土，擄殺我人民也。公束髮以來，卽思以長弓大
矢滅此北界。族而後食，始下咽。今雖老猶未得其
便，然初志則未衰也。公常以此意攘袂談說於海內
之人矣。背去則鮮不以公爲狂也。而僕則向風賞音，
知公壯志有兼濟天下之氣，故願一見公如渴如饑。
今僕亦欲以明智定力破此一身伐性陰賊，雖不能

徹底一澄照，睿聖聰明如古至人，而莊孟以下欲庶
幾也。向來嘗以此意微露於公前，而公遂疑之。僕何
不幸而不遇公之賞音哉！夫古之君子，得志則兼愛
天下，不得志則康濟一身耳。且一身亦不小也。是天
地之心也。陰陽之會也。鬼神之交也。五行之秀氣也。
未有不被此根塵識念所壞者。今自顧其身與凡夫
等，而欲造神聖之業，豈不難哉！公幸勿因忌其名，遂
不求其實也。且宋儒拘拘而舉業之士，又不足以語
於盡性之門。彼若肆其胸臆，出不遜，則予將奈之何。

故嘗自托於不省、以免其喋喋、惟於公之前、則不敢復遜也。夫公之戒僕、意甚厚、謂僕之才、似可備世任使者、若向空寂之途、則灰其有爲之志、竄墮散棄、不可鞭策、而損于名教、故可惜也。頃京師有友人、亦以此意相責、僕欲發揮此道、其說甚長、頃刻未易傾倒。今嘗與公約、倘聖主異時任用公、以廓清斯世、僕雖老、猶能爲公執爨、隨所用之功、成便當角巾東道、視去榮利、若脫屣耳。有一不如茲言、公然後食之。階下亦無懟焉。此書若逢羅達夫、可出之以致哄堂、不必示他人、以啓爭端。

與朱康流書

陳確

熟讀尊集真潛心理窟而出之以冲融所謂有德之言卓乎無可復議矣亦間有數節文字以持論欲平而反失之依回者時或有之在尊意不過救偏去甚以立大中至正之矩極是嘉惠後學之意而讀者不善理會至釀禍鍾毒不可究詰竊抱杞憂敢摘一二以爲請教之地可乎在夫節取楞嚴南華經語以爲足助發聖人之微旨此卽君子不以人廢言之意又曰二氏養以虛聖人養以實則立說甚正理亦無弊

然而君子思之、將使後學馳騫經典、而潛爲所移、不可之甚者也。彼小人之欺君子、正以其言忠信、行廉潔、君子一不察而輕信之、則其禍有不可言者。况以二氏負出塵之姿、具高世之行、其識之超絕、言之深微、必有什百於無忌憚之小人者。然古之君子至欲火其書而廬其居、豈過爲此刻薄不情之舉哉。計深慮遠、欲杜天下萬世之旤本、不得不爾也。吾只是咬牙嚼齒、曰道經佛經、決不可看、和尚道士尼姑道姑、決不可做、男女之欲血肉之味、決不可絕、如是而已。

今卽以至粗者言之、男女不交、則生人滅絕、戒殺、則獸蹄鳥跡交中國矣。究之無人、則物亦豈能獨生、無人物、則天地亦豈能虛立、果滿如來之願、度盡衆生、不盡滅天地民物不止矣。此皆極大關係、道理易見、何待深求。又奚暇責其游手游食、蠹國害民、棄君親、壞名教、而始決其爲異端哉。乃猶竊上哲之微言、以自文其罔世之險術、而世卒不悟。學士大夫猶相與傳誦之、讚揚之、致使佛老之旤、至於今彌熾。若燎原之火、不可復遏。是誰之過與。是誰之過與。吾輩縱

不得操人國之柄、居得爲之勢、以火禁制之、但絕口
不道二氏之言、絕筆不述二氏之書、時時宣播此旨、
曉暢後學、有明王者起、或採其言而奮然禁之、異學
其有止乎、何忍尚持兩端以益之薪而助之醖也、卒
章又云葬書之不可廢而遺蔭之有足徵、後又有云
君子不泥貴明於道、厥旨仍歸於正、似無可議者、然
其中指草木之腐或蒸爲菌或化爲螢以驗其乘生
氣之說、此何語也、向使人之生亦若草木之乘生氣、
則其痛有不可勝言者、今棄死人於中野、三日之後、

必徧虫蛆、且將億萬其生、何止蒸菌化螢而已哉、然
草之腐能蒸菌化螢而必不能復榮其枝葉、人之死
能孳生萬虫蕃螻蟻苗烏鳶而必不能復養其子孫、
故中古之聖人棺之槨之、所以淡錮其生氣、惟恐其
或泄將復鍾爲異物而尚何乘生氣之忍言乎、若夫
父子祖孫一氣之相感理不可誣者、蓋有二端而葬
地不與焉、一則祖宗積德深厚、慶流苗裔、近者數世、
遠者至數十世、尚蒙遺蔭、所謂子孫保之是也、一則
子孫之仁孝事死如生、其大者郊事宗事配帝配天、

其下者必祭廟祭寢。盡誠盡敬，則幽明相感，其祖考亦必來格而佑之。所謂祭則受福是也。二者古之君子嘗言之，而於葬地何有焉？蓋人之死，魂升而魄降，其降者終化爲黃土，而升者則無所不之，故爲之設重設主，以求其神於廟寢者，則有之，不聞其於塊也。今夫百艸之灰，舉足以壅禾，豈惟稻藁哉？使斷死人之肉，撒之南畝，則其肥又將百於稻藁矣。利雖倍蓰，而人必不忍者，矜死之情然也。況忍以遺骸爲子孫之利乎？循稻藁之言，將必煮死人之骨，以復啖其子。

孫而後已。耶絜情稱旨，其誰曰不然？至於燧火磁鐵，此又生物之性，得之於天，不可移易，以擬於枯骨，尤爲不倫。嘗謂異端之害，自楊墨而後，學莫詭于二氏。佛老而外，禍莫烈於葬師。竊以文公之欲火佛書，與溫公之欲焚葬書，皆絕世之卓識。至仁大勇之事，孟子以來二公而已。然楊墨佛老世猶知其爲異端，而葬書猥托仁孝，賢者皆不免焉。某是以大懇，每不忍與此輩共戴天。兄愼勿復卵翼之也。古人之卜宅兆，是指始葬之祖穴而言。若其下昭穆之次，旣定，何容

復卜如卜室者始亦未嘗不度陰陽觀流泉至成室
以後則主伯亞旅各安其次矣若復於其中各擇便
利將不勝其爭族葬之廢始由於此不可不察也尊
意豈真謂子孫之禍福實關葬地不過兩存其說以
示通理然天下愚者多而明者少末俗難悟易流一
惑其說便無所不至如近世之旣大可鑒矣本奉互
相訂正之約輒不覺縱言及此義有未安伏惟教正

明文授讀卷十九終



